



# 論中委伍朝樞孫科等之抗日提案

費 厂

提案內容之一般……無論能否獲得通過及實行均無損於提案本身之重大價值……惟抵抗之事實始能阻遏外寇並轉變東北形勢……此項提案為從事實教訓中產生之醒悟……英法表同情於中國乎……抵抗運動絕對不須加以解釋……外報之一般評論……通過此案與實行此案之重要性……黨，政府與國民之共同任務

一

據十二月十七日滬報消息，南京方面於十六日下午公佈國民黨中委伍朝樞、孫科、陳公博、吳鐵城等七人向三中全會提出之抗日排貨重要提案。此提案之內容，關於抗日方面者為：

- 一，中國軍隊宜集中熱河，察哈爾及河北省一帶，如遇敵軍侵入領土時，宜盡力抵抗，如有機可乘，並擬開入滿洲，以期收復失土。
- 二，國民黨與政府宜在精神上及物質上盡量援助滿洲軍隊及東北義勇軍。
- 三，國民黨及政府宜指導全國民眾，抵制敵貨。

對於國聯，該提案指出國聯原為大國所支撐，本身毫無力量，因國際貿易及軍縮戰債各問題之牽制，英法雖表同情於中國（？），但不敢採取有效手段，以免引起日本之進攻，除組織一調查團及在迭次會場之空洞言辭外，國聯對於解決中日爭端，毫無進展，且對於以前要求日軍撤退至南滿線之決議案，現已不復提及。該提案並推斷最近國

聯組織調解委員會，其目的僅在遷延時日，不能解決問題。對於美國，該提案謂美國積極抗日，在勢不能實現，並以痛切之辭指出：「中國領土既受外人之侵佔，中國人民宜自行防衛抵抗，希望外力援助，殊屬無恥也！」

對於義勇軍抗日戰爭，該提案續謂：「國際聯盟本身雖僅係世界上最優秀之播音機，毫無實際力量，但中國政府仍將繼續已經規定之外交政策，由國聯措置中日爭端。再者中國政府必須步武十九軍及第五軍之忠勇抗日，尤當趕速接應東北義勇軍，蓋義勇軍之長期抵抗，實係日本軍部之致命打擊也。」

關於抵制日貨，該提案指出：「倘全國人民聯絡一致，雷厲風行，則不久日本將瞭解武力侵略之非計，或謂中國政府與國民黨尚鼓勵並指導東北義勇軍及抵貨運動，不啻造成日本代表在日內瓦攻擊中國之有力藉口，但李頓報告書既已指明中國政府及國民黨鼓勵抵貨運動，中國代表團並已承認此項事實，而日本更已侵佔中國領土，屠殺中國民眾，則抵貨運動，實較日本之武力侵略緩和不少，中國豈猶不能採取此項抵抗手段乎？」

上述提案經滬上各中外報紙刊載之次日，政府方面負責人即表示絕對否認十六日大會中會有此項決議，謂此項建議，政府並未表示意見，不過會場中會有此提案，各領袖祇允交付審查委員會審查云云。此種避之惟恐不遑之否認，自易引起國民從善意的或惡意的兩方面加以揣測，就前者言，則當局之意似為不願輕露謀人之跡，就後者言，則為無決心抵抗之恐懼心理，仍支配當局之頭腦，繼續作祟而已。

此項提案在三中全會中所獲得實現於白紙黑字上之程度何如（即是否於文字修改中大打折扣）？及其通過後所獲得實現於行動上之分量何如？在好為大言，缺乏實踐精神之中國現狀下，無論何人，均不能加以過高之估量。雖然，僅就此已表現於文字上之內容言，此提案實具備重大之意義與價值，無論其是否獲得通過及能否見諸實行，吾人均應加以充分之重視與鄭重之討論也。

## 二

夫立國於門爭的二十世紀之國際舞台上，決定強弱榮枯之根本條件為國家政治結構之運用及國民團結對外之實力對比，至若外交，不過基於政治運用與國民實力，憑文字唇舌表現於坵壇樽俎間之技術問題。有敏捷，切實之政治運用，斯能創造上下一心之實力比重，有不弱於人之實力比重，斯能創造自強不息，人不敢侮之事實。日本以武力掠奪東北，為在歷史上已有年餘過程之事實，此由武力侵略所造成之事實，亦惟有由民族自決，武力抵抗之事實始能答復，始能轉變。逆來絕不能順受，兵來則必須將

擋。舍此不由，是為自殺。故一不抵抗而遑甯亡，再不抵抗而吉黑陷。敵人繼續侵熱，勢非膏其貪吻不止。就積極意義言，非武力抵抗不能轉移既奪形式，與暴力進攻者以鐵血的懲罰，就消極意義言，非武力抵抗不足以保障華北。暴日既以十萬大兵盤踞關外，又進行溥儀復辟以覬覦關內，論理論勢，已成縱欲苟安亦不可得之局。當局對熱河危機僅空言責成湯玉麟守土而不繼續派重兵以圖鞏衛，實為苟安關內之心理所支配，不知一旦熱河失守，關內「石敬瑭式」之偏安朝廷亦絕不能保。此次七中委提案，以集中兵力於熱河，準備抵抗，並援助義勇軍為國要圖，不特為國民多數心理所共趨，亦且為救東北淪亡，保華北安全之唯一途徑。

自九一八以迄今日，當局在外交上所犯之痼病為等待並希望國聯與列強會將何如，並不考慮自身之決心何如及努力何如；對國難之根本失策為在宣傳上空言「長期抵抗」，而並不在行動上「實踐抵抗」。十九路軍之苦戰而敗也以此，東北義勇軍之日趨危殆也，亦以此。夫國聯列強之不可恃，外交之必須抗日自決，本刊曾屢屢痛切言之，國內進步之輿論與政治家亦一再主張。而當局充耳不聞，固執其對日之忍讓與對國聯之喊冤，展轉經年，每况愈下。結果國聯自去年九月起，對中日糾紛僅只在行政院會議，特別大會，十九國委員會等組織中作周而復始之兜圈子，空言累累，決議再三，而日人之進攻與吞噬則絕不因日內瓦之嘵嘵而稍弛緩。十二月國聯大會之一場熱鬧，於各小國間誠然不乏抨擊暴日，伸張正義者，然僅此微弱之正義呼聲，當時即為松岡在會場上所投之「炸彈」及西門公開

相日之說辨所窒熄，致四國提案成爲泡影，中國代表徒呼負負。此次七中委之提案，竟能肯定國聯本身之毫無力量，對中日爭端不過徒然延宕時日，與日本以消化滿洲之時間的便利，誠然爲一年來不斷失敗之痛楚經驗中所生之豁然醒悟。不過該提案中有「英法雖表同情於中國」一語，此實認識不足之論！因無論基於挑起遠東反俄戰爭，或阻遏中國革命，抑或鞏固英法日反美集團之任一觀點而言，英法決無反對日本掠取滿洲而「表同情於中國之理」。至若在歐洲間或表現英法對日本不滿之辭，此不過由分義主義與獨享主義所磨擦而生之微弱音波，絕對不能認爲英法在原則上反對侵略，維護正義也。故自滿案發生，英法報紙大都視爲「正當防衛」始，近迄英法代表在國聯大會公開袒日，甚至抹煞李頓報告中所存在之些許公正止，助強抑弱之精神始終一貫，絕無「表同情於中國」之跡象也。至若斷言美國之不能積極抗日，並痛論對日人侵略，國民須自謀抵抗，「希望外力援助殊屬無恥」，此種痛施自我鞭策之勇邁精神，不特直抵一年來當局對外心理之病根，亦且爲工於文過自飾之黨國要人發言中之空谷足音！

復次，該提案對於黨及政府領導抵制日貨恐資日人口實之謬論加以解釋，持論亦甚允當。雖然，「革命」至於今日，國難至於今日，彼恐「抵貨將資外人口實」者流，固屬絕頂發昏，但黨國領袖迄今猶對於排貨運動，斤斤作「既經李頓報告所指出之「合法」辨別，實亦於字行間流露幾分恥辱！終中山先生之畢生言行，固絕無所謂「合法」觀念者也。「神聖不可侵犯」之平等條約，孫先生高唱廢除之；英人武裝把持之關稅，孫先生強迫提取之；帝國

主義視爲子孫萬世基業之租界，漢口之革命羣衆直接收回之！凡此種種，皆斷然施行，絕無絲毫恐資口實之猶豫存乎其間。至若抵制外貨，則一九二五年擴大及於全國之杯葛運動，實爲國民黨所直接主持。抵制任何國家之貨物，均屬中國絕對自由之自衛手段，帝國主義以武力相侵，因而實行經濟抵制，固屬必要，即帝國主義不相侵逼，中國抵制外貨以發展民族工業，止塞漏卮，亦屬理之當然，無可非議，殊勿需以抵制外貨與侵略屠殺作「此善於彼」之比較以充實中國「可以抵貨」之理由也。

三

抗日提案之一般要點，吾人已略加批判如上，至此項提案之重大性及其應由通過而見諸實行之必要，則外人報紙之一般評論，殊不乏可資吾人之借鏡者。十二月十七日上海大美晚報社論謂：「如此諸大人物（指伍朝樞，孫科等）願將其姓名附於任何議案而供正式發表，則該議案自不能等閒視之，無論其結果將成爲有效舉動與否，對於中國人民，必定生出有力之印象。」十八日上海大陸報社論云：「此提案無論何人提出，均不減其重要性，自新政府成立以來，從無使人民快意之事，有如今日之提案者！」

：當國運危急，千鈞一髮之時，殊不能再行謹慎，目前情形，即其例證，此已非智慧與否，或適當與否之問題，實已成生死之問題也。茲後不必顧慮中國是否能敵強寇之新式軍隊，茲後所宜問者，爲中國除主戰外，尙有何法？中國蒙恥受辱被激挑戰之餘，不得不出於一戰，縱因一戰而亡，亦實逼處此，不得不戰。比利時在歐戰時所處之地位

，即與此相同也。……世界似在希望中國抵抗，如果中國不謀自衛，將無人助之，如果中國謀抵抗，則國聯之困難，將為之減輕，而表同情於中國之舉，亦將振振有辭也，最後宜記西諺所云：天助自助者！……全部廣大之問題，乃得策與否之簡單問題，中國領袖須決定是否願冒一更大新亂子之險，以與日本領袖所冒其國家在加增之危機下，或終至崩裂之險相衡對。一大陸報以美人之觀點，其亟欲中國之武裝抗日，固不待言，然而該報所謂目前舍抵抗而外無出路，必須於抵抗之中，始能獲得國際之同情與援助，以及得策與否為全部問題之關鍵，的屬一針見血之論，頗足資吾人之反省也。

總之，當局之以黨治臨中國者，六年於茲，標榜長期

## 今後之中國與遠東

陳夢釗

目前國際政象之直接關係中國與遠東之重大事態有二：其一，為國聯大會對中日爭端又蟬蛻其應負而不負之責任於十九國委員會，該委員會又照例敷衍而成爲言之無物之決議案，繼之以兩星期之休會，使問題成爲悠悠焉極之延宕；其二，中俄迅速復交，已給與國際列強以若干震動，並展開今後遠東形勢之新陣容；其三，日本消滅義勇軍之殘殺，進攻熱河之佈置以及舉國備戰之狂熱更加急迫。

抵抗者，亦已一年，而外侮深入，國難有加無減，論理論事，均不能不痛自悔禍，急起直追以挽救此再無退路，更無推卸之當前浩劫！三中全會既負有奠定黨國，解決對內對外諸重大問題之使命，而此厲行抗日之提案又爲針對事實需要，此外無路可走之要圖，就黨與政府言，應毫不遲疑，堅決通過此案而具體表現於實踐，就國民言，應一致擁護此提案之通過並督促此提案之實行；切勿再使此提案又成爲煊染一時，旋即陰消或故紙化之具文！幻想既受懲創，重任已墮雙肩，當機立斷，勇邁直前，以鐵血創造事實，以事實轉移國難，在朝在野，咸應竭其精神，魄力與行動以共赴之！

就前者言，中國陷於日內瓦之墳墓中，在形式上雖尚未踏入失敗之終點，但縱令再行拖長國聯三十次會議之時間，中國亦將毫無所得之結果，則可斷言！就次者言，中俄復交雖爲轉變外交路線之起點，然如何適應客觀形勢，如何充實主觀力量以創造遠東之新局，尚待縝密周詳之考慮與不脫空言之實踐。就末者言，退讓既屈窮途，武裝自衛，求所以自存於當前暴風雨之歷史階段，更成爲無他道可由之

必擇途徑。爰本此義，伸論於次：

× × ×

當充滿矛盾與陰謀之李頓報告發表之始，吾人曾一再爲文以抨擊之，並指出：若中國再不能以鐵血創造摧毀李頓報告書之事實，則在日本頑強，英法左袒，美國孤立之形勢下，國聯大會於討論時，必更將就己十足不利於中國之李頓報告再打折扣。今者英外相西門竟於國聯大會壇上宣稱滿案爲「並非」國不遵國聯盟約之調解手續而遽行武力侵略之事件，寥寥數十字，將報告書對日本「小罵大幫忙」之指摘，濼掃罄盡，使國聯空氣

突然惡化，成爲美國債款，中國失望，日本十足勝利之形勢，斯不特對李頓報告再打折扣，且係狐狸抓狐，自行抹煞矣。各小國雖力主國聯對滿案實行裁決，而英法則處處迴避正面責任，使問題長此延宕。此種推演，一方面爲列強宰割者，朋比分贓之慣技，一方面實係英法日之凡爾塞系統反華盛頓步調之一致。然金元國目前雖聲威大不如前，猶有以經濟控制歐洲之魄力，故嚴追戰債之結果，英國不能不罄金就範，赫里歐內閣因之而倒。不但如此，美國既不得志於日內瓦，當然轉移其外交戰術於遠東，而挾莫斯科以制機於太平洋並夾抗歐洲，尤成爲白宮之當前急務。故中俄復交，不特爲中國外交之轉變，亦且爲美俄復交之先聲。

就中國而言，非決心抗日不足以圖存，就美國而言，非反日不足以爭霸遠東，就蘇聯言，非反日不足以鞏固無產國家，三國之出發點雖各不相同，但以日本爲必須反抗之共同對象，則殊無二致，在目前就此利害之共同點而構成中美俄聯合對日之四角陣容

，在客觀上爲可能，在主觀上爲必要。最近李維諾夫與顏惠慶互換之復交公文，均以恢復外交常態，共謀遠東和平爲辭，字面雖甚溫婉，涵意則至深長，因不謀遠東和平則已，若謀遠東和平，則一致以武力懲罰和平公敵之日本，實爲先決問題也，華盛頓方面，對中俄復交發出喜形於色之祝辭，國聯則視爲「重大問題」，所謂重大問題者，一則表現帝國主義對中俄聯合之恐懼，一則係英法預料華盛頓將舍彼在日內瓦之孤立而轉謀遠東對日之合作也。東京島民之政府與輿論，則表現一致之激怒與倉惶，外部發言人宣稱：「吾人實歡迎此最喜搗亂（？）之兩民族之聯合以堅吾人抵抗之決心！」各報則責難松岡獻媚莫斯科之竟無成就，資產階級則對今後俄貨在華之傾銷與中國之排貨，憂形於色，視爲「非大砲飛機所能阻遏之狂潮」！由此以觀，今後遠東對立之陣容既極顯明，而中國自身所肩之責任尤爲重大也。

吾人茲須鄭重指出，以爲政府與國人告者，即現世之外交，乃國與國

間政治，國防，國民實力之總合的比賽，內容分量，分毫不能苟且，決無等待他人，投機取巧之餘地。未有內政不修，國防不固，民力不集而能在外交上獨討便宜者也。當歐戰期間，中國見厄於日，少數投機政客妄想從對德「宜」而不「戰」中坐享巴黎和會之勝利果實，最後威爾遜之高調寡和，暴日之裨闔大展，而中國在凡爾塞之玷壇上則一敗塗地！其後因美國利用其戰後之種種優勢以打擊日本，相當回復列強在遠東之均勢，此實美國在華盛頓會議，所謂「無砲彈戰爭」中對日之勝利，既與中國之被掠奪命運無所增減，尤非「宜而不戰」之成績。不料幻想多，理智少之政客名流竟因華盛頓之均勢決定而實行自我麻醉，以爲此乃外交投機之獲得！而不求根本，迷信外交之觀念亦自此深種腦中，不克自拔。一僕再僕，謬種流傳，一變而爲九一八後之「喊冤主義」，再變而爲一二八後之「長期抵抗」，主觀之奴性不能拔除，客觀之挫辱遂源源而至。至今以往，當可悟矣！夫聯美親俄，皆屬要舉，依恃外人，終必失敗。武力抗日與收回東北



「兼併計劃之企圖，始終在持續進行，戰端之啓，僅時間上之遲早而已！惟就吾人言之，則熱河乃萬不可復失者，失熱河則無平津、失平津則北方各省將悉受優勢敵人之威脅，其爲害實不可勝言，故日軍今不侵入熱河則已，如侵入熱河，吾人即當一面努力抵抗，一面進而收回失地。今固有以抵抗爲非計以收回失地爲不可能者，惟吾人則言抵抗固有把握，即收回失地，亦非不可能，第問吾人有此決心與否耳。」

戰爭固有特於精良之武器，然尤有特於天時地利及人和。日軍雖挾有精良之武器，然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則皆屬於吾人；馬占山之能提一旅義師抗戰至今，蘇炳文之能以少數護路軍爲六旬之苦戰，固即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之成效，他如各地零星義軍之能使日軍疲於奔命且受重創，亦無非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之爲助耳。夫以馬占山蘇炳文絕援之孤軍及零星之義勇軍，猶能奮鬥迄今，散而復聚，敗而更奮，使日軍之利器無所施，整個之計劃無所用，今若政府毅然對日作戰，外調國軍以抗之，內徵義軍以踵其後，

甯不更足使日軍無所用其利器無所施其整個之計劃乎？此吾人可戰之理由一也。

戰爭之損失固極重大，然若又失一熱河，則其損失何可數計！前此猶有信日軍雖爲一時之佔據終必自動撤退者，然證以東三省之現狀，則知其不然矣。既知其不然，則吾人與其坐視一省土地之淪胥，何如悉索敵賦爲背城借一之抗戰乎？戰而勝，則不僅熱河可保，已失之三省土地亦不難一舉收復，失之於戰爭者可仍得之於戰爭矣，即不幸而成相持之局，然日軍亦不能垂手而得土地，既不能垂手而得土地，其所耗之金錢及生命暨軍實，爲數必不在少，就中金錢消耗之過鉅，則尤足促日本經濟之破產，蓋日本之經濟狀況已陷於非常困難之絕境，若再益以戰爭之負擔，除却破產無他道也。如能促日本經濟之破產，則吾人之長期抵抗終足制日本之死命。此吾人應出於一戰之又一理由也。吾人今所處之地位乃前有虎狼後無去路之地位也，如能出於一戰，死中猶未必不能逃生，若終不出於一戰，即無異坐以待亡矣。且吾國之所以

歷百年而不能脫帝國主義者之羈絆者，皆不能舉國作戰之過耳，倘能舉國作戰，不任敵人各個擊破，又何至於歷受百年間帝國主義者之侵凌乎？今安南琉球朝鮮之屏藩早失，台灣香港等處，復爲列強所瓜分，有一九一四年之中英藏事草約，外藏即不復爲我有，庫倫經蘇俄之煽動獨立，外蒙亦浸成異國之領土，今日軍既據三省，復欲染指於熱河，吾人若更坐視熱河之淪胥而不急起自衛，則試問他日將何從得一立錐之地乎？吾人之地有限，而列強之蠶食鯨吞則無已時，人爲刀俎，吾爲魚肉，吾人於此而尚不能傾全國之力以與敵人決最後之勝負，試問將更待何時？故吾人今縱不能爲收回三省之失地而戰，亦當爲保全熱河及平津之屏障而戰。日軍不侵入熱河則已，一日而竟侵入，有敢不言戰者，吾人將與國人共棄之矣，此吾人不得不戰之又一理由也。

要而言之，敵不可長縱，土地不可任人垂手取得，熱河萬一有警，上自政府下至人民均惟有舉全力對日作戰之一法。吾先哲之言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法蘭西人之言曰：

「法蘭西人不能以堡壘之一石及法國之寸土予人」！今吾人縱敵多矣，輕以土地予人之事亦多矣，若復以不抵抗應付熱河之風雲，則亡國之命運行

### 民權保障運動痛言

蟄 愈

且降及四萬萬人之全體，彼時吾人縱悔屢屢縱敵及拱手以土地予人之非計，亦無及矣。

最近宋慶齡，蔡元培，楊銓，黎照寰，林語堂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革命之健者，為騎士而呼號，其宣言開頭之句曰：「中國民衆以革命的大犧牲所要求之民權，至今尚未實現，實為最可痛心之事！」夫以民權標主義，以民治為號召之執政黨，當國達五年之久，今竟由其黨內領袖起而為「民權」呼籲，此實證明政治實施與悅耳政綱之背馳，為一種言行不卒之羞辱，彼高臥紫金山頭之孫公魂而有知，且將為此不合理之現象飲恨痛哭，豈僅「最可痛心」而已！

及其他之援助，並調查監獄狀況，刊佈關於國內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注意；協助為結社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諸民權努力之一切爭鬪。」就上引之標的觀察，此項民權保障運動顯係法治不彰，正義晦塞而產生之反應。吾人認為就人道觀點而言，此項運動既屬必要，就發揚民治與保障民權而言，此項運動尤為刻不容緩之要舉。爰略論吾人觀感之所得，以供此具有重大意義的爭鬪之參考：

當局則正反其道而行之，以強力止謗，摧殘壯丁為上策，任意逮捕，殺欲從心。近數年來於各地軍法處及秘密執行機關，日中直身以入，午夜橫屍而出之「反動青年」，不知凡幾！於月冷燈昏，更殘夜闌，以「莫須有」之罪名犧牲於「噤咄」或「呢嚶」之慘厲聲中者，尤不勝數！黃口孺子，照「例」羅辟，滿期囚徒，難免示衆。嗚呼！誰無子弟，誰無骨肉？無分輕重，亂葬荒郊！年來各地有槍握權者，習於不講法律，亂屠他人子弟，惡例所及，終至自己之愛子賢郎，亦失去法律之保障而動輒羅剗。兩月前中央委員陳樹人之子陳復被殺於廣州，罪狀不宜，收屍莫由，齋標「思復」，心傷可知，慘報至此，要人中之擅於殺人子弟者，似亦可以早放屠刀矣！

第二，在此民權保障運動發軔之始，北平則有軍警非法逮捕監禁各校教授學生許德衍等多人之妄舉，重慶則有劉湘干涉刊載中央制止川戰命令，勒具「悔過書」之怪行，江蘇則有太倉莫邪報主筆，朱鐵英干犯「縣貴人」，始被非法逮捕，繼被法院枉斷「誹謗罪」之三月徒刑，朱君於獄中致

該同盟所標揭之目的凡三：「一為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而奮鬥，本同盟願首先致力於大多數無名與不為社會注意之獄囚；二，予國內政治犯以法律

書於其友云：「以卵投石，原知不敵，何況所處誹謗罪，實最空泛，心實不甘，但惟忍辱而已，以弟之環境身分言之，只能為公而犧牲小我，不再上訴矣！」自願沉冤，不敢上訴，則中國司法之腐敗，由此可知。至北平教授學生許德珩等被捕之「罪情」，則為不應信仰唯物論與研究社會科學！重慶報紙之被壓迫，則為「擅敢登載」中央制止川戰之電令！黑暗至此，直是人間地獄，尙有何民權法治之可言乎？

第三，國難日亟，培植訓練，並組織青年以抵抗外侮，為當務之急。前此採用數年，冤死無算之鐵血政策，不但不能防止「惡化」，亦且無異自斷國脈。若不急圖改轍，繼續砍殺

，全國多數貧苦失學，生活困頓，易於走險或憤世嫉俗之青年，固然毫無生命之保障，即在朝權要諸王侯將相之種子，又豈能保證不再繼續陳腐之後，遭受武人軍閥照例先殺人後找罪狀之慘遇？結果砍伐不已，無數青年均在午夜槍聲中受可怕之犧牲，直接致民族之衰弱，即間接斬國運之生機，終其極也，舍亡國家，覆民族外，寧有他途？

吾人痛國脈之被戕，悲無數青年之冤死，每一念至，五內如焚！對於宋蔡諸先生此次發起組織民權保障同盟之壯舉，表深厚之敬意與贊同，更願國內愛同胞，兼以自愛之人士，對於此有重大意義之民權保障運動，予以熱烈之贊助與參加！

### 復交後之中俄貿易問題

孤帆

中俄貿易之天然關係……五年來貿易狀況之回顧……日資本家之恐慌與由衷之言……購用外貨與發展產業……打擊列強遠東市場之重要

中國為工業落後之國家，故關於工業用品，極感缺乏，勢不能不取給

於舶來品。在此情形之下，致日貨能隨其飛機大炮轟擊我滿洲上海聲中，

依然源源不絕運華傾銷，抑且此種傾銷狀況，頗有日新月盛之概。茲者中俄已實行復交，而日本之傾銷政策及其經常對華之貿易關係，必遭受重大之打擊，吾人試就考察之所得從各方面加以推論：

第一，中俄通商，在歷史上及地理之關係上，均為一種天然之形勢，非人力所能加以阻礙也；誠有如上海市商會對中俄復交宣言所云：「中俄通商，始自康熙初年，具有二百餘年之歷史，加以兩國邊疆，壤地相接，東北西北諸省僑俄人民，達十餘萬，而俄國陸路貿易足跡，遍於天山南北蒙古各地，關係之複雜，歷史之久遠，環顧全球，久堪首屈一指。近年以來，國交雖在停滯之中，而蘇俄商業，北自哈爾濱，南折上海，仍在繼續猛進，足徵人為之障礙，不得以敵天然之形勢……」。近年來，俄國運華之主要商品，有虎牌花標與日本洋布競爭；有光華牌火油與美之美孚油競爭，且二者均已在華市場佔有相當之勢力，至火油一項，更有駕美油而上之勢矣。另一方面，中國之茶蛋等物運俄，亦為出口之大宗，俄國在上

海收買華茶之公司，固始終未曾停歇也。

第二，吾人可在對俄絕交前後之貿易狀況，從海關之統計上，作一比較與觀察：自中俄兩國在北京政府成立正式協定期起，至一九二六年（即絕交前一年），數年間之貿易情形，以是年（一九二六年）為最佳，計入口總數為二二·六七六·〇五七海關兩。出口為六四·一二〇·二九〇海關兩。但自兩國斷絕國交以來，貿易情形，逐漸低落，如下表：

（海關兩以下簡稱兩）

一九二七年	入口——二二·六七六·三三一兩
	出口——七七·一七四·二六七兩
一九二八年	入口——一八·五六二·九一六兩
	出口——八九·七三〇·八〇六兩
一九二九年	入口——一九·三七七·三五二兩
	出口——未詳
一九三〇年	入口——一九·〇二〇·四一九兩
	出口——五五·四一三·〇二七兩

（往來於俄國歐洲各口岸者）

一九三一年

入口——二·三四五·四四一兩  
出口——四·八六四兩

（陸路往來者——即經西伯利亞與中東路者）

入口——二·五四四·三三二兩  
出口——一·八三五·八九三兩

（經黑龍江省各口岸者）

入口——三三三·九一七兩  
出口——九〇一·一三四兩

（經太平洋各口岸者）

入口——二〇·一一五·五四四兩  
出口——五一·九一五·五一四兩

總計共

入口——二四·九九九·二三四兩  
出口——五四·六五七·四〇五兩

究其歷年逐漸低落之原因，斷絕國交之影響，固不可否認。此外尚有（一）海航停頓（我國無船隻入俄境，而俄方僅有一航線即上海至海參威間，航行又無定期），輸運多賴他國郵船，運費高昂，難與他國競爭；（二）在斷絕國交之過程中，俄商赴漢，間有因嫌疑被當地軍警拘禁之事（見俄商協助會經理賴文之談話）；（三）由於中東路時有阻滯，及日本在東北之

擾亂情形等等。雖有上述各種原因，僅不過對於數字上之縮小，並未根本斷絕貿易之關係，而且就所縮小之數目字面，較之對於各國貿易上，仍佔有相當之比重。今一旦復交，揭除各種困難與障礙，則中俄貿易之驟增，可斷言也。

第三，再就民族之感情，及商人之利害言之，亦當舍日貨而購用俄貨。試一讀日本某實業家之談話：『華人抵制日貨，從前均已失敗，其原因有二：一則因日貨較其他洋貨價錢便宜，故一般消費者不堪作長久之抵制，而使生活上發生困苦；二為在目前尚無完全之華貨可以代之，故中俄復交在經濟上最值注意者，則在可彌補以上兩點。蓋因俄國五年計畫成功，對外國已實行傾銷政策，並且俄貨在外國所實施之售價政策，一貫以最低廉價格為標準，因此俄貨所到，便無條件可以傾銷，而一般商家亦以俄貨為有利可圖，遂願積極為之擴充。此次中俄復交，俄貨乘機傾入中國，給予日貨在華之地位以嚴重打擊，實屬無疑……』云云。關於經濟上主要之利害，其所發揮，淋漓盡致，吾人毋

庸贅述。抑且推論華商之推銷俄貨，『既有厚利可圖，又可避免漢奸醜名』；『抵制日貨，尚能私銷，欲罷不能；國貨與俄貨相補其短，則排貨風潮，雖以大砲飛機亦無法可治。赤化思想固可怕，經濟戰更有可怕者！』日商恐慌之情，不難於此數語中見之，而所謂『國貨與俄貨相補其短，則排貨風潮，雖以大砲飛機，亦無法可治』，尤為中肯之論。在中國現狀之下，生產落後，生活必需品大都仰給於舶來，全絕外貨，既為事實上所難能，則購買俄貨既可補國民需要之所缺，又可助長排日運動，此實兩利之事也。

此外，吾人尙欲補充一點，即是日本帝國主義，年來積極對華施用之侵略行動，使中國民族感情所生之傷痕，不易回復，而蘇俄始終保守其和平政策，對華不但不加以侵略，且深表同情於我之反帝運動，換言之，反帝戰線，實處一致。最近對於因反帝戰爭失敗而退入俄境之蘇炳文將軍，能予以安全與便利，繞道赴歐一事，尤示吾人以好感！因此今日縱未復交，吾人相信，中俄關係，尤其是商業

關係，必然有更進一步之發展，而為帝國主義所不及料者。今因復交之故，掃除各種隔閡，以及上述種種理由，造成俄貨排擠日商在中國之市場，而佔有入口之首位，亦屬意中事耳。

須知復交與通商，實有密切之關係，故復交早為外交上之迫切之要求，亦為商業貿易所必需。今一旦復交，俄方固感愉快，國人亦欣慰不置！試觀上海市商會首先發表宣言，及全國輿論一致之贊同（即過去持反對論調，現亦變其態度），可為明證。在華北商人，尤為積極，據華聯社十六日天津電：『此間華商，聞中俄復交已經實現，頓呈異常活躍，並已發起組織不買日貨同盟，與推銷俄貨協會。參加商家，日見擴大，從來靠日貨經商之公司，亦毅然加入，該協會遂生氣勃勃，實有大規模發展希望。日商聞訊，甚形狼狽！……』如此雙管齊下，將見日貨之沒落，與俄貨之暢銷，更可操左券矣！

况以吾國工業落後，國內之工業

出品，不足以應用，勢必須取給於他國，今拋棄憑藉以侵略我國之基礎之仇貨，而購買友國之物品，自亦無可非議。但同時必須注意如上海市商會宣言所指出者：『中國與蘇俄，自大陸上立論，雖同為工業後進國家，然蘇俄近自五年計畫，告厥成功，其重工業已一躍而居於先進地位！吾國在生產衰頹，經濟蕭條之中，又不幸而適值強敵憑凌，邊疆失陷，益思借鑑鄰邦，積極建設，求所以捍邊而禦侮……』誠然，購用他人之物，為不得已而為之舉，自己爭氣自強，發展產業，乃根本之急務也。

最終吾人希望復交後，從速訂定或修正通商條約，兩國互以最惠之原則相待，方能保證兩國貿易之發展，而超乎他國之上，由是進而使侵略我之國家，在華市場日呈衰落，永無翻身之日，直至整個壓迫中國民族經濟之帝國主義完全崩潰為止！因此，國人之樂於對俄通商，其意義實不僅在通商而已矣。

## 反蘇聯戰爭鳥瞰(下)

黃夏鈺

## 三

基於以上之敘述，環列蘇俄周圍之資本主義列強，莫不虎視眈眈，以期摧毀滅亡之而後快。波蘭論壇報有云：「倘蘇維埃危險能以日本之指揮刀銷滅，吾儕將感謝此指揮刀。」世界列強惟恐蘇俄之亡，繼云：「戰爭不僅制止其經濟建設，并可毀滅五年計劃之一切成果。」卒因資本主義列強政治的恐慌，橫互於前，以致未收實效，然反俄之企圖與行動，從未中止也。蘇俄處於列強圍攻之中，其防衛之術，換言之，對於軍事之準備，實足令吾儕注意者也。

值此世界恐慌每况愈下之頃，社會主義國家體系之蘇俄，以決定之步調，擺脫經濟危機之困擾，泰然趨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坦途，誠為其死敵——資本主義列強，日夜所不能安枕者也。西歐外交家於日內瓦，巴黎，倫敦終日叫囂討論進攻蘇俄，遠東日本帝國主義在全世界資本主義列強默認之下，進兵滿洲，迫近俄境；但蘇俄政府與人民持之以鎮靜，依然保持其和平政策，亟亟從事於偉大工業

與農業之發展。蘇俄非持不抵抗主義之國家也，其上下相約以械默者，以素持人不犯我不犯人之旨，不欲置自我開而已，傾注全力以完成五年計劃，謀蘇俄生產力趨向最高度，由工業社會主義之統制，與集團農業經濟之經營，以鞏固勞動階級所建立之蘇俄基礎，則最後地球之奚屬，不難解答也。

蘇俄處於環攻之中，一切均繫之於五年計劃，故蘇俄決不輕易導向於戰爭。但列強環伺，努力仇視，為防止蘇維埃政權之撼動，蘇俄亦未稍忽視防禦之準備也。

蘇俄現役正規兵額，計為五十六萬二千人；民軍為四十萬人；特種部隊十三萬人，共計一百餘萬人。一九三一年軍事預算為一二三·二〇〇·〇〇〇盧布。上列五十餘萬之戰鬥紅軍，以其一部屯住於烏克蘭軍管區，散佈在羅馬尼亞，波蘭邊境，守蘇俄之西疆門戶。據美國軍事專家觀察，蘇俄在遠東之紅軍配備，約駐有十二萬五千人至十五萬人之譜，分別屯紮於南部沿海洲之海參威，尼可斯克；東部貝加爾洲及中部黑龍洲各處。海

參威港已完全佈置水雷，以防遠東之敵人侵入；遠東邊境各處均駐有紅色航空軍，徐泊林飛艇現正在建造中，海軍方面之空力，在波羅的海有飛機八團，每團有五十架海上飛機。在黑海方面三團，一團有二十架海上飛機；一團六十架；一團二十五架，另有偵察機十二架。遠東方面之海軍艦隊，計有二十艘左右，兼巡行於烏蘇里江，黑龍江。常川配置於海蘭泡，哈巴羅夫司克，即以此為海軍根據地。蘇俄空軍實力，共有戰鬥機一千四百餘架；民用機七百餘架。雖為數區區，但亦可與列強一爭雄長，衝破其包圍。此外陸軍空力，包有十師二十個獨立旅，每單位具有飛機十二架。三師兩特種旅，每單位有追逐機九架。另有兩轟炸師，一訓練師，十七偵察旅，每單位有飛機六架。蘇俄現有四十一所飛機製造廠，約有十五萬工人。一九三一年有四千人在航空學校中受訓練。蘇俄之國防飛行化學協會，一九三〇年初已有會員五百萬，現已增至一千二百萬；此會負荷之任務，在於促進軍事教育之國民化，國防經費之捐助，航空之發展，防空瓦

斯演習之實施等。為建造航空母艦，去年募得一千五百萬盧布，除兩隻已落成之外，第三隻航空母艦正在趕造之中。蘇俄政府為鞏固國防起見，於各地紛紛設立航空學校，獎勵遠地學生免費入校。自一九二九年來以莫斯科為樞軸，開拓新航空線至邊境各處。一九三一年航空線長度為四四·九〇〇啓洛米達；距離為七·〇〇〇。〇〇〇啓洛米達。較近科學之昌明，影響於敵對間之戰爭，由平面趨於立體；蘇俄雖云落後，航空方面亦可以與列強并駕齊驅，不致為狡黠之帝國主義所乘矣。

國際間戰雲密布，帝國主義列強為求其恐慌之出路，無時而不思藉助於戰爭，蘇俄一再公告世人，堅持和平政策，設不幸而牽入大戰漩渦，蘇俄紅軍不為爭取土地與殖民地而戰，僅為捍衛被侵奪之疆土而戰。故將紅軍縮減至五十餘萬人，僅及沙皇時代

三分之一。一萬萬六千萬蘇俄人口之中，平均計算，每二百四十人中僅有一人入伍。波蘭則八十人中有一人入伍；法國則六十人中有一人入伍。蘇俄之正規軍雖少，然國內人民鑒於資本主義國家進攻蘇俄之猖狂，自動實施軍事訓練。目前有六千萬不滿十七歲之兒童在學校內受軍事訓練；一千二百萬工人自由職業者及辦公室雇員，在軍事研究社組織之下活動；工場，農業合作社莫不有軍事研究班；甚至體育遊戲亦含軍事化意味。五百萬之共產青年團與二百萬之共產黨員，為全俄軍事準備之組織者與領導者。帝國主義列強雖夢想踏入蘇俄領土，但西伯利亞與烏克蘭原野，亦非旁若無人，可以任意散步之坦平大道。兩種體系之角鬥，絕不能免，近且明爭暗鬥，無時或已，未來大戰之爆發，不過時間問題而已。

「摩登」一語，實目前社會最流行且最引起遺老摩少，太婆明星之注意之半新的名詞也。在「摩登主義」者看來，「摩登」二字，乃係極人間浪漫風流，轉俗移風之能事，但在「倒車主義」者看來，則「摩登」云者，又係包括一切放僻邪侈，藏垢納污之「罪惡」的總和也。

其實，此兩極端之「主義者」，蓋均非「摩登」先生之知己，且並未認識其本來面目也。按「摩登」一詞，實係由英語 modern 一字音譯而來，其涵義即「現代」之意，本應直接譯之為「現代」，以免糾纏不清，不意一部份新自海外歸來之「打狗頭」或「畢慶」者流（讀者如不懂上列五字之意義，則不妨就正於「摩登」不離於口之「明哲之士」），洋水攻心，神經變質，不願再說彼所認為帶原始方式之「支那語」，致損其「打狗」之尊嚴，舍「現代」而不言，竟「摩登」而音轉，於是在中國之字典上，又添一半新之名詞（展轉傳播，歷時三載，按之時性，已非「摩登」，故酌其形容詞曰「半新」，以別於「嶄新」之意云耳！）。由此又經過無常識而自作聰明者流之以訛

談 叢

釋「摩登」

炳 華

傳說，遂致凡屬稀奇古怪，浪漫風流之驚人現象，皆總而統名之曰「摩登」，雜誌以之為榜，市招以之為標，浴室中代潔性具之下女，亦以年紅燈自顏曰「摩登」，「摩登」先生遭際至此，既成爲無事之不與，又成爲衆罵之所歸。既毀譽之互見，亦真義之晦淹。

其實，就「摩登」之本義——「現代」而言，不但意義平凡，亦且爲人類之迫切需要。尤其就事事開倒車之中國，在在需要「摩登」先生之幫助。

彼一般專在消費方面努力之善男信女，視西裝，跳舞，電影，口紅，斯丹康，香水精，高跟鞋爲「摩登」者，乃「摩」其所「登」，非吾之所謂「摩登」也！凡吾之所謂「摩登」云者，乃去形式上與享受上之「摩登」，而求思想內容與行爲實踐之「摩登」，換言之即：剷除封建餘孽，實現「摩登」的民主政治，淘汰手工業生產與人力耕作，實現「摩登」的電氣化工業與電氣化之農業，由建設摩登之政治與生產，進而創造各方面均能「摩登」化之「摩登」中國，是也。

祝「摩登」先生在中國之健康與繁榮，並願自爾於「摩登」享樂中之青

年男女，速行轉變其已入歧途之「摩

登」方向！

### 松岡令堂之刀

強

最近上海各報載十八日大阪電：「……松岡此次離國赴日內瓦時，其老母曾親贈日本刀一把，囑其盡力爲國奮鬥，謂倘如在國聯中外交失敗，則可將該刀自裁，以顯揚太和民族之精神云。自國聯大會後，日本外交已陷入僵局，松岡每次回歸旅寓時，常現懊喪之象，屢開盒注視其所贈之刀而歎，因之一般隨員，均憂慮松岡將有自殺之舉動云」

怪哉！松岡之活得不耐煩也！醜惡哉，島民之無恥宣傳也！夫松岡老

母之贈刀，當然係受意於軍部之諸魔，其作用並不在斷此最熟練之走狗松岡之頸，乃在麻醉日本國民，使誤解進攻中國卽爲愛國之偉大義務，不達目的，卽當自殺以謝三井三菱諸財閥與軍部之長閱薩閣。今松岡在歐洲正得意忘形，與英法之巨頭噓寒送煖，又何致視刀而歎？此所謂左右憂懼，恐其自殺云者，實不過日人擴大愛國麻醉，誘致國民以導於對華之獸狂侵略之一種可恥的宣傳作用而已！松岡豈肯就此自踐其辮子哉？

### 一週大事日記

記者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日)

中洮南一帶。

日軍在錦朝路及南嶺東之許家窩堡，積極準備軍事行動。以偽軍七千，化零爲整，集中朝陽寺一帶。我軍派董旅開熱邊駐守，相距僅五華里。開魯駐崔新五旅，如敵來犯，決誓死抵抗。

日方積極圖熱河，令張海鵬逆部集

日本正式發表向五大國提出之軍縮

五強國軍縮會議商定作成之四項宣言書，美大使台維斯，英外相西門，法陸長彭古，德外長牛賴資，意代表阿樂雪，均已簽字其上。承認德國軍備平等。德國已接受軍備均等之方案，允重入軍縮會議。

